

裘锡圭 著

文字学概要

(修订本)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013061141

H12
44-2

本书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裘锡圭 著

文字学概要

(修订本)



H12

44-2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北航

C1667964

1311303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0889 号

著 裘锡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学概要/裘锡圭著. —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09370-5

I. ①文… II. ①裘… III. ①汉字—文字学—概论 IV. ①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088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文字学概要

(修订本)

裘锡圭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370-5

1988年11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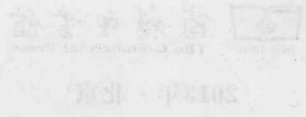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1/16

2013年7月修订版

印张 22 1/4

2013年7月北京第21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修订本前言

本书中古文字和楷体怪字很多,20世纪80年代问世时,限于当时排版水平,是请人清抄书稿后影印的,阅读效果不如好的排印本。校看印出的抄稿清样时,发现了不少内容上的问题和付印前没有校出来的抄写错误,为了要避免改版的麻烦,未能改动正文,只是在书末附了《校勘表》和《补正》。1995年重印时,添了一篇所谓“重印后记”,起的也是补正和勘误的作用。这种处理办法也给读者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现在电子排版技术已很进步,过去感到困难的问题,大都可以比较容易地解决。去年11月前后,商务印书馆编辑魏励先生提议将《文字学概要》改排重印,我当然完全同意。

1993年,我为了准备次年在台湾出《文字学概要》的繁体字版,对全书作过一次小修订。这次重排出版,基本上就以1993年的修订稿为依据,只作了很少改动,但在一些需要有所说明的地方加了“校按”。将来如有条件,再对全书作认真、深入的修订。

朱德熙先生为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花费了很多心力,给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直到逝世前不久,先生还关心着这本书。1991年12月,先生从美国来信,指出了此书的缺点,要我对此书行文不够明白晓畅的地方随时加以修改,作好再版的准备。信中还具体修改了多处文字以示范。先生写此信后,只过了半年多就与世长辞了。我多年来终日忙忙碌碌,始终未能按照先生的指示,将全书修订一遍,实在愧对先生的关心和教诲。这次重版,将先生的这封信印在书中,供读者参考,同时也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1993年对本书所作的修改,除第三章因第(一)节改动较大而另有清稿外,都是在我常用的初印本上进行的。字数较多的修改文字,一般先拟好底稿,再用小字过

录到书页的空白处。这本修改过的书,我经常使用并加批注,已经变得很旧很脏,无法直接用作重排的底本。而我由于患有青光眼病,视力越来越差,现在就是用放大镜也看不清自己写在书上的那些小字了。幸赖同事郭永秉先生,在今年春节假期中,花费了很多宝贵时间,把这本书上的修改文字一一过录到用作重排底本的《文字学概要》上去。郭先生还为我写了四条“校按”(关于栾书缶、关于春秋金文“棄”字、关于楚王畬拙之名和关于“蓬”字的四条),并校看了修订重排本清样。编辑魏励先生提出重排建议,并为与修订重排本出版有关的各种工作付出了很多精力。魏先生还提供了他作过校改的《文字学概要》让我参考,得以改正原来很多不规范或错误的字形。我还根据魏先生的校语对本书作了一些删改。没有他们两位的大力支持,这次修订重排根本不可能实现。我对他们十分感激。商务印书馆叶军女士和新接手的本书编辑刘建梅女士也为本书的重版付出了精力,在此一并致谢。

初版本中的不少问题,是友人和读者们指出来的,我向他们也敬致衷心的感谢。

裘锡圭

2012年7月

朱德熙先生关于《文字学概要》的信

锡圭兄：

近来翻阅《文字学概要》，随手记下一些意见，本来想通读全书之后，一并寄上，又怕时间拖得太久，不如看到多少算多少，随时奉告的好。此书佳处不必在这里提，要说缺点，主要是行文不够明白晓畅，有些地方真可以说是诘屈聱牙，令人难以卒读，这就把全书的好处都掩盖住了。我觉得最好现在就开始修改，发现一处改一处。作好再版修订时的准备。下边把我看到的先择要列举几处，并附修改意见。

原文(页·行)	修改意见
190.6 被借字跟借它来表示的词在意义上也有联系的现象，应该有很多是无意中造成的。(中略)有意假借一个跟某个词在意义上也有联系的字来表示这个词的情况，应该也是存在的。	就假借字的性质来说，被借字跟它所表示的词之间只有语音上的联系，没有意义上的联系。如果二者之间有某种关联，那只是偶然碰上的。不过有意挑选意义相近的字作为被借字，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190.21 此外还可以看到，由于误认跟某个词同音或音近的一个字为这个词的本字，就用它相(圭按，原书作“来”)代替真正的本字的现象。	另一种情形是把同音字或音近字误认为本字。
200.6 大概连同源词的关系都未必会有。	大概连同源词的关系都说不上。

(续表)

原文(页·行)	修改意见
<p>206. 14</p> <p>在部分异体字里,由用法全同的一字异体变成的字只占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部分异体字是彼此可以通用的不同的字。</p>	<p>在部分异体字里,用法完全相同的只占很小的比例(圭按:朱先生原文在“用法”之前当写脱了“原来”二字)。绝大部分都是不同的字,只是有时可以通用而已。</p>
<p>223. 4</p> <p>在汉字里,由于语义引申、文字假借等原因……</p>	<p>从历史上看,由于语义的引申、字形的假借等等原因,许多字的表义职能越来越纷繁,为了抗衡这种趋势以保证文字表达语言的明确性,文字的职能也在不断进行分化。这种分化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字形的分化,二是表义职能的重新分配。</p>
<p>223. 17</p> <p>…B. 造跟母字仅有笔画上的细微差别的分化字…D. 造跟母字在字形上没有联系的分化字。</p>	<p>B. 分化字跟母字仅有笔画上的细微差别, D. 分化字跟母字在字形上没有联系。</p>
<p>236. 20 以次</p>	<p>原以分三项:(1)文字的分化,(2)分散文字职务的其它方法,(3)用不同的字表示同一个词的不同用法的现象。这三项的界限不分明,而且从标题上看,(1)可以涵盖(2)和(3),而(3)似也可能包括在(2)里,建议把这三项合并成两大项:(1)字形的分化,(2)表义职能的重新分配。这两项的区别在于前者用造新字形的办法来调整文字的职能,后者只是在原有的字形之间重新分配职能。</p>

(续表)

原文(页.行)	修改意见
251.23 在本书所用的晚于《诗》《书》的古书里引来的那些例句里,我们现在写作“于”的那个字原来几乎全都是写作“於”的。(圭按:此句原文“晚于”上有“从”字。此句在修订本中已按朱先生的意见作了修改。)	本书所引晚于《诗》《书》的例句里的“于”字,原来几乎都写作“於”。
256.17 多音义或多义字形所表示的某个词义的死亡,成功的文字分化以及其它分散文字职务的措施,都会(圭按,朱先生函此处原脱去一“使”字)这些字形实际上所表示的词,同时还往往会使多音义字形实际上所表示的字音减少。	多音(义)字的某些词义的死亡,文字的分化以及文字职能的分散,都会使这些字形所代表的词的数目以及它们的不同读音的数目减少。

此外:

* 有的地方举例较多,用文字说明会显得啰嗦拖沓,不如列表,例如 228 页“a. 加注意符”下边的例子可以表列如下:

例 字	本 义	假借义	加注意符以表示本义
它	蛇	代词	蛇
孚	虏获	信	俘
韋	背离	皮革	違

* 这部书是以简化字为“基底”来讲汉字的。这样做会引起许多麻烦。我认为还是以繁体字作基底好。要求读者掌握繁体字并不算过分。

* 现在的章节标号办法不好,如[一一(一)1Cc]不容易记住,必须“目治”。建议改用阿拉伯数字加圆点表示,如[11.1.1C]之类。

* 一定要编一个引得,除术语之外,应把举例讲过的汉字都列进去。这对读者极有用。

以上说的都是写法问题,不是实质性问题。文字不好读大概是“宁拙而不牺牲准确”这个原则造成的后果。我修改的地方比原文简单,但可能不够准确,所以只供参考。其实有的地方的“准确性”读者也不见得能体会出来。

我在这里心情总不是太好,效率亦低,乏善可陈。小李是否已经恢复健康,见面时间候他和小王。

<p>问全家好</p>	<p style="text-align: right;">德 熙 十二月廿三日</p>
<p>附注:信中提到的“小李”指李家浩先生,小王是他的夫人。此信写于1991年。</p>	

义 本	义 本	义 本	字 附
外	外	外	外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初版前言

1963年以来,作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过好几次汉字课,本书是在这几次课的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北大中文系另外设有汉字改革课,所以本书没有涉及汉字拼音化方面的问题。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朱德熙先生给了作者很多帮助。在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的时候,作者总是找朱先生请教,花了他很多时间。有些问题较多的章节,朱先生曾不嫌麻烦多次指导作者加以改写。在修改第五章的时候,曾向启功先生请教,字音方面的一些问题,曾向王福堂同志请教,都深受教益。作者十分感谢他们。

胡平生同志协助准备本书图版,李家浩同志代为摹写铜器铭文,商务印书馆的郭良夫、赵克勤、郭庆山、刘玲等同志,为了本书的出版费了不少精力,尤其是郭庆山、刘玲两位同志先后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给予的帮助尤其多,作者也十分感谢他们。

作者

1984年6月29日

朱袖清同志为本书抄写付影印的全部清稿,朱德熙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谨志谢忱。

1985年12月23日补识

凡 例

一 本书行文，“之前”、“之后”的用法跟“以前”、“以后”不同。说某一时期之前，不把这一时期包括在内；说某一时期以前，则把这一时期包括在内。“之后”、“以后”依此类推。“以上”、“以下”的用法跟“以前”、“以后”相类，例如“两个以上”是把两个也包括在内的。

二 为了行文方便，同时也是由于词跟不能独立使用的语素的界线不容易划分，除了某些必须提到语素的地方之外，一般不用语素这个术语。所以本书所说的词，实际上往往是把不能独立使用的语素包括在内的。

三 为了行文方便，并为了明确字跟词的区别，有时用花括号来标明文章里提到的词或语素。例如“古汉字以‘□’、‘○’表示{方}、{圆}”这一句的意思，就是古汉字以“□”、“○”来表示“方”、“圆”这两个词。

四 注音一般用汉语拼音方案，用国际音标时外加方括号。

五 下列各书征引次数较多，一般用简称：许慎《说文解字》简称为《说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简称为《段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简称为《定声》。

六 称引本书章节时，一般只举出章节序数，外加方括号。例如“〔一二(二)2A〕”指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二小节里的A小节。

七 图版汇印于书末，统一编号，书中称引时作“图1”、“图2”……等。

附识：本书正文内容一般保持初版原貌，某些与时代有关的用词，如“近来”等未作改动，但“本世纪”已改为“20世纪”。

目 录

一	文字形成的过程	1
二	汉字的性质	9
三	汉字的形成和发展	21
	(一) 关于汉字形成问题的讨论	21
	(二) 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变化	34
四	形体的演变(上):古文字阶段的汉字	45
	(一) 商代文字	46
	(二) 西周春秋文字	50
	(三) 六国文字	57
	(四) 秦系文字	64
	(五) 隶书的形成	74
五	形体的演变(下):隶楷阶段的汉字	80
	(一) 研究隶楷阶段文字形体的资料	80
	(二) 汉代隶书的发展	83
	(三) 隶书对篆文字形的改造	88
	(四) 汉代的草书	90
	(五) 新隶体和早期行书	95
	(六) 楷书的形成和发展、草书和行书的演变	97
六	汉字基本类型的划分	102
	(一) 六书说	102
	(二) 三书说	108
	(三) 不能纳入三书的文字	111
七	表意字	114
	(一) 表意字分类举例	114
	1 抽象字	114
	2 象物字	115
	3 指示字	122

4 象物字式的象事字	123
5 会意字	124
6 变体字	137
(二) 字形在词义研究上的作用	140
八 形声字	148
(一) 形声字产生的途径	148
(二) 多声和多形	153
1 多声	153
2 多形	154
(三) 省声和省形	156
1 省声	156
2 省形	160
(四) 形旁和声旁的位置	161
(五) 形旁的表意作用	163
1 形旁跟字义的关系	163
2 形旁的代换	164
(六) 声旁的表音作用	165
1 声旁跟字音的关系	165
2 声旁和形声字的读音有差异的原因	166
3 声旁的代换	168
4 声旁的破坏	169
(七) 声旁跟字义的关系	170
1 有义的声旁	170
2 右文说	172
九 假借	174
(一) 本字与假借	174
(二) 被借字的意义跟假借义有联系的现象	182
(三) 一词借用多字和一字借表多词的现象	185
(四) 跟假借有关的字音问题	190
(五) 语文研究中跟假借有关的几种错误倾向	191
1 词义研究方面的错误倾向	192

2 古籍解读方面的错误倾向	194
一〇 异体字、同形字、同义换读	198
(一) 异体字	198
(二) 同形字	201
(三) 同义换读	210
一一 文字的分化和合并	214
(一) 文字的分化和分散文字职务的其他方法	214
1 文字的分化	214
2 分散多义字职务的其他方法	226
3 用不同的字表示同一个词的不同用法的现象	232
(二) 文字的合并	234
一二 字形跟音义的错综关系	242
(一) 一形多音义	242
(二) 一词多形	244
1 一词多形现象概况	245
2 一些有关的术语	251
A 通用字	251
B 古今字	256
C 所谓“异体词”	259
3 通用字读音问题	260
一三 汉字的整理和简化	265
附图目录	268
图版	273
索引	325

一 文字形成的过程

讨论文字的形成,需要先给文字下个定义。在文字定义问题上,语言文字学者分狭义和广义两派。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大致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字。我们觉得这种分歧只是使用术语的不同,很难说这里面有什么绝对的是非。我们是狭义派,因为在传统的汉语文献里,历来是用“文字”这个词称呼记录语言的符号的,采取狭义派的立场,讲起话来比较方便。

在汉语里,“文字”一语可以用来指一个个的字,也可以用来指记录某种语言的文字符号的整个体系。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们把后者称为文字体系。

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文字也不例外。以别的语言的文字为依傍,有时能为一种语言很快地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来。但是对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文字来说,从第一批文字的出现到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最后形成,总是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我们把还不能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称为原始文字。

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早已在用实物、图画或符号记事表意了,而且所用的各种方法跟古汉字这类早期文字的造字原则有很多共通之处。所以从技术上看,文字产生的条件出现得相当早。可是文字产生的社会条件却出现得比较晚。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发展到使人们感到必须用记录语言的办法来记事和传递信息之前,文字是不会产生的。而这种形势通常要到阶级社会形成前夕甚至阶级社会形成之后才会出现。在原始社会里,一个名“鹿”的氏族完全有可能以鹿的图形来代表自己。这并不等于记录“鹿”这个词的文字已经产生。只有用符号(包括图形)记录成句语言中的词的认真尝试,才是文字形成过程开始的真正标志。

当一个社会发展到需要记录语言的时候,如果有关条件都已具备,文字就会出现。前面已经讲过,独立创造的文字体系的形成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目前我们还

不可能精确地描绘这个过程。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的几种独立形成的古老文字,如古埃及的圣书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我们的汉字,都缺乏能够充分说明它们的形成过程的资料。但是根据关于这些文字的已有的知识,并参考某些时代较晚的原始文字的情况,还是有可能为文字形成的过程勾画出一个粗线条的轮廓来的。在原始文字方面,我们准备引用我国云南纳西族使用过的一种文字,即所谓“纳西图画文字”(以下简称纳西文)的资料。^①

按照一般的想法,最先造出来的文字应该是最典型的象形字,如象人形的“人”字、象鹿形的“鹿”字等。因为这一类字显然最容易造。但是实际情况恐怕并不是这样的。跟这类字相比,图画的表意能力不见得有多逊色。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里曾经引原始岩窟艺术里人射鹿的图画,跟古汉字里的“人射鹿”三个字对比(见右图):








采《人类史话》

谁都能够看出来,如果仅仅为了表示人射鹿这一类意思,并没有必要撇开图画去另造文字。从后面要谈到的纳西文的情况来看,在原始文字阶段,文字和图画大概是长期混在一起使用的。对人、鹿等物和射这类具体动作的象形符号来说,文字和图画的界线是不明确的。

人们最先需要为它们配备正式的文字的词,其意义大概都是难于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的,如数词、虚词、表示事物属性的词,以及其他一些表示抽象意义的词。此外,有些具体事物也很难用简单的图画表示出来。例如各种外形相近的鸟、兽、虫、鱼、草、木等,各有不同的名称,但是要用简单的图画把它们细微差别表现出来,往往是不可能的。这些事物的名称在语言里经常出现,也不能没有文字来记录它们。

在原始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已经在用抽象的几何图形和象征等比较曲折的手法表意了。这些方法可以用来为一部分上面提到的那些词造字。有些词的意义可以用抽象的图形表示。例如为较小的数目造字的时候,可以继承原始社会阶段划道道或点点子的表数办法,古汉字的“一”、“二”、“三”、“三”(四)就是例子。又如古汉

^① 本章所用纳西文资料,大都引自傅懋勳《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武昌华中大学1948年出版。“么些”是“纳西”的旧译名)。傅先生在后来的《纳西族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区别》一文中说:“过去所称的象形文字,实际上包括两种文字。其中一种类似连环画的文字,我认为应该称为图画文字,绝大多数东巴文经书是用这种文字写的。另一种是一个字表示一个音节,但绝大多数字形结构来源于象形表意的成分,应当仍称象形文字。”(《民族语文》1982年1期1页)。我们所说的纳西原始文字相当于傅先生所说的图画文字。本书初版引用纳西文资料有错误,承云南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李静生先生指出,得以修改,极为感谢。

字以“□”、“○”表示{方}、{圆}，^①圣书字以“×”表示{划分}等等。^②还有一些词可以用象征等手法表示。例如古汉字用成年男子的图形表示{大}，因为成年人比孩子“大”（也有人认为“大”字以张开两臂的人形表示“大”的意思，这也是一种曲折的表意方法）。圣书字用王笏的图形表示{统治}，因为王笏是统治权的象征。用这些方法造出来的字，虽然外形往往仍然像图画，本质上却跟图画截然有别。例如用表示{大鹿}，跟画一头很大的鹿来表示这个意思，是根本不同的两种表意方法。不知道代表{大}，就无法理解说的是什么。如果把它们当图画看待，只能理解为一个人跟一头鹿在一起。人、鹿这一类具体事物的象形符号，大概是在“≡”、“大”等类跟图画有明确界线的文字开始产生之后，才在它们的影响之下逐渐跟图画区分开来，成为真正的文字符号的。^③附带说一下，原始社会的记数符号，尽管外形可能跟后来的数字相同，性质却是不一样的。原始社会记数时，同样是四道线或四个点，可能在某一场合代表四天时间，在另一场合代表四个人，在其他一些场合还可以代表四个别的什么东西。所以这种记数符号还不是语言里的数词的符号，还不是文字。

凡是字形本身跟所代表的词的意义有联系，跟词的语音没有联系的字，包括前面讲过的“鹿”、“射”、“≡”、“大”各类字，我们都称为表意字。显然，语言里有很多词是很难或完全不可能给它们造表意字的。上面指出过的那些难以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其意义的词，其中的大多数，即使采用象征等比较曲折的表意手法，也仍然无法为它们造出合适的文字来。

在原始文字产生之前，人们还曾使用过跟所表示的对象没有内在联系的硬性规定的符号，把这种符号用作所有权的标记，或是用来表示数量或其他意义。例如：云南红河哈尼族过去使用的契约木刻，以·代表一元，|代表十元，×代表五十元，*代表百元。^④代表一元的小点跟“一”、“二”、“三”、“≡”（四）所用的线条一样，可以看作抽象的象形符号。代表十元、五十元、百元的符号，至少是后两个符号，就是上

① 本章所用古汉字的例子皆引自甲骨文或商代金文。关于这两种资料，参看〔四（一）〕。

② 本章所用圣书字的例子，多转引自《大英百科全书》“圣书字”条（1973年版）和苏联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等书。由于所据为二手资料，很可能有错误，敬祈方家指正。

③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里说：“真正的文字，要到象意文字发生才算成功的”（90页），已经点出了我们上面这段话的主要意思。唐先生所说的象意文字不包括那些最典型的象形字如“人”、“鹿”之类。

④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1期12页。哈尼人用五个小点代表“五元”，符号不记录语言。这是原始记数符号不是文字的一个明证。